

此刻的大海分外温柔

大海是壮阔的,无边无际到超出了所有人的视线。岛屿,身处其中,无疑最能感受其魅力。本期的两位作者,不约而同地录下了一段离岛记忆。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,写下了海岛上的人们,那与大海息息相关的生活。有欢喜,有沧桑,也有惊奇,更多的却还是一份温柔,有关他们的善良、辛苦和懂憬。

去表舅家:离岛的日子

厉敏

舟山群岛有两千多个岛屿,过去住人的岛就有数百个。那些位置偏远的悬水小岛,远离本岛,环海而居,如飘荡在茫茫夜空中的孤独星辰;而岛民的生活基本都如鲁滨逊在荒岛的日子一般,自给自足,封闭而孤立。

我表舅家就在这样的一个岛上。这个岛很小,两个自然村,每个村几十户人家,都是渔户。大约50年前,我还是儿童,学校停课,母亲就把我送到小岛的表舅家去,在这儿我一待就是大半年。回想当年在离岛的日子,依然历历在目。

一

当时,表舅的船,在岱衢洋捕大黄鱼。岱衢洋是舟山群岛一个著名的渔场,以产大黄鱼而闻名。岱衢洋离小岛较近,就像家门口一样,一般一天就能来回。表舅问我,想不想去看捕大黄鱼?我马上说“太好了”。其实,带男孩到渔场观捕鱼,也是渔村人一种不成文的仪式,让他们意识到这就是他们今后的人生。

船队早晨6点出发。一路上,海水从橙黄到黄绿,从碧蓝到深蓝,经过四五个小时的航行,一路顺风地到达岱衢洋的某一区域。这天只有2—3级微风,船没怎么颠簸。此时的机帆船上已经配备了磁罗经、定位仪、鱼探仪等导航、探测设备,还有电台(收发报机)、对讲机、无线电收音机等通讯联络设备。所谓的“渔场”,并没有什么标志和方位,只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,大得令人恐惧,现在有了磁罗经和定位仪,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。

如果是木帆船的时代,渔民完全凭着潮水、洋流、风向、航行时间等经验,判断这片水域是渔场的哪个区域,这儿有没有鱼群;但现在号称“千里眼”的鱼探仪会告诉你,你的前面就有一个大鱼群。

带头船停了下来,其余的船像跳交谊舞一样,一一对“舞伴”“手拉手”各自寻找下网的“潭地”。表舅的船是网船,它的搭档叫“假船”。网船抛锚停稳后,假船开始牵着网绳,在洋地里绕了个很大的圈,把网船上上的渔网全部拖下水,渔网下端的纲上系着压网石,上端的纲上系着浮子,当假船绕圈时,渔网就自然张开,形成一堵弧形的网墙,最后假船与网船并拢在一起,网船便开始起网。

网船上人操作着起网机,起网机转动,网绳一圈一圈在起网机上卷起来,渔网从海里渐渐出水,然后慢慢收紧。水手们靠在船帮上,他们有的身穿雨衣雨裤,有的身穿单衣外面仅系一条“渔布围”。

他们一字排开,一把一把使劲地拉扯着渔网,船老大在一旁吹着口哨指挥,他起音:“吗家罗——”于是,大家齐声喊:“吗家罗啰喂喂,喂地啰喂喂!嗨喂地喂喂,嗨喂地喂喂……”不一會兒,渔网露出水面,最为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:

成千上万条金灿灿、活蹦乱跳的大黄鱼浮了上来,还响起一片“咕咕咕咕”像青蛙似的鸣叫声,让人看了惊奇万分,太震撼了!眼睛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,好像眼前突然呈现出一片金色田野,视觉全被金黄色的色调填满。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大海上见到如此壮观的围捕大黄鱼情景。我还第一次发现,原来大黄鱼的个体差别这么大,大的足有几十斤,像个小孩儿;小的只有梅童那么点大,我们平时在菜市场里看见的黄色鱼可都是差不多大的个儿。没多少工夫,渔网拉进船里,现在船边只剩下一只巨大网兜。

此时,起网机又转起来,吊杆慢慢上升,勾在吊杆钩子上的网兜也慢慢上升,然后转向网船的甲板,悬停后,水手长抓住网兜下的一条绳子使劲一拉,网兜扎口开了,大黄鱼如金色的瀑布一般倾泻而下,甲板上顿时堆起了一座金山。仔细看,这些黄色身上的金色,似

乎由无数种不同深浅的金色组合的立体状颜色,真是大自然的造化,太神奇了。

二

接下来下第二网、第三网。网船上大部分人开始在甲板上分拣大黄鱼,特大规模的、一般规格的、八两以下的,都装入不同的箩筐,吊入中间的船舱,再一层层撒上冰块。这一次两条对船共下了三次网,估计捕获的大黄鱼已有一百多担,今日的任务圆满完成,船老大于是大喊一声“回港”,渔船上的排气管冒出黑烟,渔船满载而归。

航行途中,表舅坐下来同我聊天。我好奇地问表舅:“渔船怎么造得像一条鱼的形象呢?”

表舅稍一思索说:“我们要和鱼天天打交道,就要变成一条条鱼呀。我们每天捕鱼、吃鱼,大海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,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大海的恩典。”表舅说:“走,我带你到船上各处看看。”

他带我先到驾驶室,他说:“你看,这里就是驾驶船的地方。那位握着舵轮的人就是老大。老大休息或干其他事,只有大副才能接替他。”

表舅问我:“你有没有发现船员睡觉的地方?”我摇头不知。

我们从台阶走下来,走到鳖壳墩前面,往里一瞧,两边有两排架子,前有移门。每个架子非常狭小,一个人躺下后可能连转身都困难。“其实,渔民在洋地捕鱼非常辛苦,像冬场捕带鱼有时几天几夜都不睡,一躺下就睡着了,还管什么床不床的。”表舅补充说。

“鳖壳下面就是机舱间,我们船上60匹马力的柴油机就安置在这里。”我伸进去看一看,里面“哒哒哒哒”机器轰鸣,说话得贴着耳朵,一个表舅称呼“老轨”(轮机长)的人,在里面看着管着机器。

表舅说:“船员还有一个睡觉的地方,就在船头的第二个舱下。”我们走过去,表舅揭开一只像井盖一样方方的盖子,只见里面黑咕隆咚的,隐约看见船底下铺着不少席子,还有被褥。我想,渔船就这么大,也实在腾不出更多的地方了。

我问:“那么,船头的第一舱是什么?”

表舅说:“你猜猜看。”我实在猜不着,他打开了和第二舱一样的盖子。我往里一看,里面像是一口水井。表舅说:“出海吃得差一点、休息少一点没关系,但没淡水喝,那可万万不行。”

渔船的正中位置就是大大的鱼货舱,这个我在前面见过了。“那么,在什么地方烧饭呢?”我问。

“火舱间在驾驶舱的下面。我们要从驾驶舱的旁边走过去。”表舅说。

火舱间原来在船尾。走下去往里看,中间有一坛灶,烧的是机舱间用过的废柴油。两边是台板。一个比我稍大的孩子正杀着几条鱼,掐头断尾,就放入中间一截,用打来的海水一洗,就放入大锅中煮,没放油只放些盐,洒点酱油,透骨新鲜的红烧黄鱼就出锅了。我问他还有什么菜吗?他说,还有一只咸章鱼汤。他这一说,我的肚子真的有点饿了。

夜幕中,看见了灯光一闪一闪的小岛,这对船就慢了下来,并拢停稳后,表舅把我和分给船员的自留鱼送到假船上,他的网船不回岛了,直接去本岛的水产码头卸货,而假船则回港。跳上码头,表舅妈、表姐和表弟早就等在码头上,表舅妈拎起表舅分来的一网袋鱼,带着我们回家。

三

表舅妈有一手绝技,就是鱼货加工。鱼是家里的“长年下饭”,那时没有冰箱、冰柜之类的冷冻设备,要让鲜鱼不臭不烂,主要办法就是将鱼腌制和晒鲞。表舅家的矮墙边上有一条石凳,专门用来杀鱼、剖鱼。

八、九月份男人回洋的时候,整个

村子都沸腾了,一担一担的乌贼挑到家里,往院子里一倒,乌黑的墨汁淌了一地。表舅妈站在石凳前,手腕翻飞,一剖,一挖,去肚,去骨;剖好的乌贼堆成小山,表舅妈开始在盛着海水的桶里清洗一只只乌贼,此时原来脏兮兮的乌贼一下子露出了青白的面容。

乌贼咋吃都是美味,或鲜或干,或炒或蒸,新鲜乌贼的口感鲜嫩滑,蒸熟的乌贼鲞醇香鲜韧,不论咋吃,都让我百吃不厌。捕乌贼的旺季,男人的船隔几天就往岛里卸乌贼,家里的乌贼已堆积如山,一家人哪里吃得完,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乌贼晒成乌贼鲞。晒干的乌贼鲞如保存得当,好几年都不坏,而且香气犹在,口感不减。

晾晒乌贼鲞的场面非常壮观,竹编的大竹垫子在屋前、房后、空地上,见缝插针,挤挤挨挨,风吹过,空气中都是乌贼鲞甜香的味道。而家里的空间毕竟有限,于是汰横头的礁石成了乌贼鲞天然的晒场,一眼望去,整个海边所有平的、稍斜的礁石上都整齐地排列着密密麻麻的乌贼鲞,就像千万只黑白相间的鸟儿,忽然降落栖息在礁石上一般。

小岛上的人从未忘记大海的恩典。据我了解,从遥远的年代起,舟山的很多岛屿都有祭海的传统,既有地方百官及村长、族长等带领的公祭,更多的是以渔船与家庭为单位的私祭。

旧历的年底,渔船“谢洋”后均回港准备过年,表舅一回家,表舅妈更加忙碌起来。祭海的日子是提前拣好的,说那天正好是海龙王到南海(即东海)巡视,说不定刚好碰上你家的祭礼,如龙王能来参加,那是你家大大的福气。渔村人都晓得这样的规矩,祭海前一天,先要将家中里里外外拾掇干净,全家人都要沐浴更衣,这样做主要就是表达对神灵的敬畏。

表舅妈说,明天祭海要候潮水,可能天不亮就要起床了。在海岛凡办喜事或祭祖祭神,都要拣涨潮时进行。在海岛人心中,潮汐涨落并非单纯自然现象,它蕴含着希望男人的运气像潮水一样上涨的涵义。潮水一天里涨几次,什么时候涨,什么时候落,什么时候落,渔村人个个都能掐会算。

第二天,表舅妈四点钟就起床了,洗漱一番后,先把桌子的位置摆正,桌子要坐北朝南,香炉、红烛台要放在北向的位置,烛台前面竖着所请诸神的牌位。渔村人以丰盛的菜肴酬谢龙王的恩赐,烛台边上还压着一面写着“一帆风顺”字样的红色三角旗。摆好香烛后,表舅从热气腾腾的锅里,将一只肥肥的猪头、一只全鸡放在木盘子里,再端到桌上。猪头上放两片铜钱大小的红纸,还插一把小刀。其他的菜肴还有六荤六素、水果干果、糕点馒头等。这就不怎么讲究了,菜多的多放,菜少的少放,每样菜品最好有个好名称,说得出好彩头。最好凑足六排,寓意是“六大顺”,鱼要带鳞的对鱼,寓意年年有余;鱼头要朝内,意为鱼游进家门来。

六时正,表舅家正式开祭。由表舅点燃红蜡烛,点上香,然后斟酒、跪拜、恭请。添酒约莫半个时辰要再斟一回,酒过三巡,才能将酒全部倒满。香要等第一炷香还剩一小半就及时续上,不能让香火断掉。其间,所有的人谨言慎行,有时候甚至只用眼神交流,手脚和喉咙都仿佛被一种莫名的力量禁锢着。祭海时要把门窗敞开,好让神灵进出方便,尽情享用供奉着的美食。仪式宜在潮水平潮之时结束,时间一定要掐得准,不能因一时疏忽而耽误大事。仪式结束后,要掐一点供过的鱼、肉、菜、果、糕等,拌入茶酒倒入海中,恭送龙王及其他神灵回府。最后,表舅还要领走那面“一帆风顺”的彩色三角旗,插在船台上,以保出入平安、来年好运。

海,具体而抽象,熟悉而陌生,在海岛人眼中,海就是神一样的存在;膜拜海,感谢海的恩赐,就是渔村人用人性的方式去理解和接近她的尝试。

(本文为首届浙江省教师散文大赛一等奖作品)

小时候,去一趟外婆家,很不容易。我记得,要坐三个多小时的船,走一个多小时的路。

一

外婆家在洞头岛,那个岛的名字叫三盘,三盘也是一个乡,有五个村组成,每个村的名字都很有个性——大吞、播网吞、西山头、阜埠岙、下尾。

三盘乡的五个村,从名字来看,基本上与“山”都有关联度,尤其那个下尾,像是山的“尾巴”,尾巴上长着一大片嶙峋的礁石,涨潮时,悄悄潜入大海,不见了踪影。

外婆家所在的村,位于三盘岛最北端,三面环山,一面临海,村名叫播网吞,这是一个人口不足五百人的小渔村,有一百多年的历史,相传很久以前播网吞是个无人岛。据说,来自乐清的二兄弟一起来这里捕鱼,发现吞口位置极好,而且附近海域鱼资源相当丰富,非常适合播网作业,于是在吞口搭寮定居从事捕鱼生产,因为前景不错,有钱赚,吸引来了许多与三兄弟沾亲带故的人,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山海特色的村落。

播网吞这个名字,也是当初来这捕鱼的一群赶海人取的,听说取村名还费了一番周折。现在看来,名字很接地气,也很有意思。

整个村坐东朝西,东边是一片平缓的山坡,像一个靠背,山坡上坐落着民居和祠堂。我记得,那时候,东边山的半腰处有一块难得一见的平地,平地上建有一座洞头百岛为数不多的小学,校舍前面有一棵大榕树,枝繁叶茂,绿荫如盖。夕阳西下,渔舟鸣晚,打鱼归来的村民经常在榕树下憩息、谈天说地,或整理渔具、晾晒鱼品。

村的西边是吞口沙滩和海,南面和北面是山,像两个捕鱼的道具,就这样,自然形成一个U字形的吞口,正好可以“播网”捕鱼,故名播网吞。

以前,播网吞附近海域,一网起来,不像现在鱼儿寥寥无几,那时鱼很多,春夏季以黄鱼、乌贼、鲳鱼、海蜃、马鲛鱼、水潺、虾皮等为主;而秋冬季则以带鱼、螃蟹、皮皮虾、剥皮鱼、鳓鱼、红虾等为主,每一次收网均有大量叫不出名字的小虾小鱼。等到渔船回到吞口,一阵海风吹来,一股鱼腥味很快弥漫在渔村的上空,久久不能散去。刚到这里,可能会有点不适应。

外婆家,就在播网吞U字形右边的高处山头上,听母亲说,最早外婆家只有三间茅草屋,建在半岛腰。山头上的房子,是舅舅后来辛苦攒钱造的,砖石结构,坐北朝南三间,居高临下,视野开阔。我记得,站在屋前,恰好可以俯瞰下面的港口和停靠在码头涂着蓝绿色的渔船,以及渔船桅杆上猎猎飘扬的帆篷,有些帆篷还缀着一些大补丁,很简朴。往右上方看,就是U字形吞口的另一边山头。

房前石阶下,是陡峭的山坡,直落海底。夏天,山坡上一排排高高的芦苇,鳞次栉比,青青的芦苇,伴着山岩海风,沙沙作响。在夏夜,搬一张椅子坐在门前,一边乘凉,一边听涛,眼前随风摇曳的芦苇荡,会有一种让您心旷神怡的感觉。

清晨,出房门右转,走五六米路,就是北端的最远山头,站在山头,往下看,草木丛生,岩石错落林立,经海水拍打侵蚀后呈焦黄色,透出历史的质感。远望,山如黛,水如练,时不时一条海船鸣着汽笛从您面前的大海里驶过。我想,假如这里是春天,就像诗人海子所说: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

二

第一次去外婆家,至今我依然印象

去外婆家:海边的时光

金加和

深刻,那时,我刚读小学。读小学之前,有没有去过,我不记得了。一天晚上,母亲神色凝重地告诉我,外婆身体不好,要带我一起去看看,我特地向小学班主任请了假。

外婆来过我们家,我记得外婆身材瘦长,穿得朴素,和蔼可亲,透出海边人的那份热情与执着。最显眼的是她的头发,浓浓密密,盘着发髻,总是穿着一件黑褂子、一双布鞋,手里经常拎着一只塑料袋,袋里装着一些类似海货的小零食,比如虾干、紫菜、小乌贼等,味道鲜美,可以解馋。

出发去外婆家的那天是深夜,父亲说是要“赶潮水”。我在夜里迷迷糊糊中被母亲叫醒,懵懵懂懂的,跟着母亲到了慎江里隆码头。两点多钟,码头还黑乎乎一片,不远处,泊在码头的船只闪着昏黄的灯光,船上的风帆垂落桅杆上,在摇晃在等待起帆。因为“潮水”未到,我们就在码头边的亭子里等,夜色朦胧,海风轻拂,不时,还能听见亭子边的海涂上小螃蟹爬行的“吱吱”声。

渔轮发展后,才是轮船,其实就是机帆船。这种机帆船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启用,船上机械和风帆两用,航行动力比小型木帆船,也叫白底船,有了很大改进。80年代机帆船比较盛行,渔轮发展后,才逐渐减少。

跨上船,感觉就是在摇晃,人不受控,一会儿高一会儿低,站也站不稳。我吓得赶紧躲进船舱,坐在木凳上,蜷缩在角落里,靠着散发咸味的船舷蜷睡一会儿。因为海浪冲击,船体不稳,再加上柴油机的轰鸣声,让你静不下来,连打盹的机会也没有。一路颠簸,航行三个多小时。还好我没晕船,尽管有些疲惫,但还是坚持住了。

天蒙蒙亮,终于到达三盘码头,这个码头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“水桶播”,与码头连在一起的是一条石头铺成的码道,叫大吞码道,码道石头排列错落有致,顺着山坡“步入”大海,伴随潮涨潮落,又时隐时现。

至于码头叫“水桶播”,我想可能码道坡度陡的缘故,从上往下,据说水桶不用借助外力,可以自动滚下来。通过船与码头相接的跳板,走在长长的码道,一阵神清气爽、咸咸的海风和拍打着码头的海浪,让人倍感亲切。

从三盘码头到外婆家,还要穿过一个大吞村,翻过一条大吞岭。从大吞岭上看下去,播网吞的U字形吞口,一览无余。我记得,经过海边大榕树时,树下织网、晒鱼的乡亲们,纷纷上来问候,母亲不停地教我向前方打扮招呼的乡亲们问好,一一介绍这是谁、那是谁,阿公阿婆、叔叔阿婶、伯伯阿妈……好大一串称呼。

到了吞口,还得走一条山路,这是一条坑坑洼洼的石头路,路边杂草丛生,经过六户人家的巷弄、门前,最终到达外婆家。小时候,我总感觉石头路难走,有点远。

因为外婆家房子小,母亲就安排我住在隔壁的表舅家,表舅家的房屋是石头砌起来的,看起来非常牢固,建在U字形右边山头的最远端。夜晚,窗外海风习习,芦苇沙沙,从石窗望出去,是宽广的大海,海上星星点点,或是渔船作业,或是渔民驾船去外打鱼。早晨,波光粼粼的海面,渔帆点点,煞是好看。

三

在外婆家的那些日子里,左邻右舍,隔壁亲戚,轮流请我去做客、吃点心,味蕾绽放,幸福像花儿一样。点心也叫“接力”,是一日三餐之外小餐的统称。严格来说,上午吃的是“小接”,下

午吃的叫“接力”,既然“接力”,我想无非是正餐消化了、肚子饿了,再加小餐补充体力、再蓄能。

那个年代,吃不饱是常有的事,人们对点心就更加渴望。在播网吞,我印象最深的点心是炒番薯粉条,当地叫番薯粉鼓。据说,番薯粉是地上番薯晒干磨成的粉,也是当时洞头人待客的上等食材。番薯粉放水搅拌均匀后,用汤勺舀一勺,贴着锅面一圈摊成大饼,煎熟后叫番薯粉皮,厚厚的,呈咖啡色,倒像是一张“鼓皮”。然后,一般会将番薯粉皮切成粉条,盛在竹筐里,有客人来,抓一把放锅里油炒,放些“料头”,比如芹菜和炒鸡蛋丝,味道真好。尤其是海岛芹菜独有的味道和海边人的热情好客,我难忘至今。

在外婆家,白天闲着无事,表兄弟们就带我去吞口的礁石上钓鱼,或者在落潮的时候,去那些露出海面的礁石上捡捡海螺、抓抓螃蟹。在夕阳的余晖里,在金色的沙滩上,光着脚丫踩踩细软的沙子,体验到了与大陆平原不一样的海生活。

长大后,我陆续去过几次外婆家,但每次都是匆匆忙忙。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参加工作后去的,那一次,我坐的可是机帆船,而是一艘大轮船,可容纳几百人,站在轮船的甲板上,您完全没有了那种颠簸感,大海湛蓝湛蓝的,眼前的海鸥在翻飞、追逐,自由自在,不怕风急浪高。落在船尾后的群山,在海面不断退去,渐渐变小,消失在远处白茫茫的海平线。那一次,我感觉变化最大的是轮船码头、码道变新了、变宽了,去外婆家再也不用翻山越岭,穿过大吞半岛腰处开凿的通往播网吞的隧道,即可看见熟悉的播网吞和那棵标志性的榕树。

另一次是十多年前去的,都不需要坐轮船了,从乐清老家驱车可直达洞头外婆家,只要一个小时。一路上,桥路相连,畅通无阻。可以预见,未来百岛洞头将有可能像围棋一样连成一片,孤岛不孤,还会出现很多您意想不到的美丽“活眼”。

前些天,我又去了一趟,发现村里的山路都修整好了,很多采用青石依山而建,房屋修缮一新,墙角被瓜果藤蔓缠绕,等到雨过天晴,绿叶葱葱,草儿油油,花儿盛开。走过一幢海岛上养的木板房前,一个老人靠着竹椅闭目养神,一只小狗趴在老人身边,老式木门上挂满了海带和咸鱼干,海边人家的烟火气,弥漫门台和窗台。

就这样,外婆家的记忆,一次又一次被打上深深的烙印。外婆没有“澎湖湾”,但是有个播网吞,阳光、沙滩、海浪,一样不少;没有矮墙、仙人掌和老船长,却有整洁的山路、清新的空气和别具一格的民宿,以及岛上富有灵性的蝴蝶和花草,更是让你流连忘返,那里有我童年许多的幻想与抹不去的回忆。遗憾的是,时光穿越海水,淡了风的腥味。

“苍江几度变桑田,海外桃源别有天;云满碧山花满谷,此间小住亦神仙。”清代诗人王步霄对百岛洞头情有独钟,赞美有加。古时,洞头也称下山,不妨,忙里偷闲,我们下山去看走走,或许会有意外惊喜。